

光復前後至今台灣佛寺發展的省思

王武烈建築師

○ 原始佛教並不需要佛寺

佛寺文化是由教徒們的宗教情懷，歷經數千年才交織而成的，早已經是亞洲文化的主要骨幹。建築是文明的產物，建築物本身就是大型而且耐久的藝術品，文化、藝術古品如果沒有建築物的庇護，是很難保存至今的。由於佛寺有很深的宗教與社會屬性，它是同一時代的“文化載體”，涵括了哲學文化、科學文化、政治局面、經濟狀況、商業貿易、倫理道德、人文風尚、慈善救濟、碑銘書法、建築工藝、園林環境、美術創作、雕塑藝術、壁面彩繪、音樂戲劇、曲藝舞蹈、服裝佩飾、法事儀軌等等。

早期佛陀帶領“沙門”（Sramana，乞士）僧眾遊方，行乞於四方，生活要求極為簡便，「外乞食以養色身，內乞法以養慧命。」常棲息於樹下、山洞或露地修習禪定，根本沒有、也不需要後來所謂的「佛寺建築」。酷熱時或雨季也僅短暫借住民間房舍，如果是“頭陀”（Dhuta）行中，“阿蘭若”處（Aranya，也稱“阿練若”、“蘭若”，意為叢林處、遠離處、空家）更要遠離人家，在樹下、露地、塚間、草地隨坐，且常坐不臥，根本不需要「佛寺建築」。

“原始佛教”主張出離世間，甚至厭惡人生，常行“頭陀”行，等於是過著「隨處皆安」的生活，並不需要固定的居處。到後來才形成的「四方僧的住處」，由梵文譯成中文為「招提僧坊」。但其梵音（Caturdesa-samgharamag）音譯應是「佳拓門提舍——僧伽藍」，佳拓門（catur）是四，提舍（desa）是場所、方、國土，即四方僧眾共住的場所。“佳拓門”被寫為「招」字，是把「拓」字誤看成「招」字的結果。

中國漢代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處悉稱為“精舍”。天竺（Hindu、Sindu，古印度、身毒）最早的佛教徒修行處所“委奴婆那”（venuvana，園林）當時翻譯成中文也利用“精舍”兩字，這種場所是印度雨季時期安居的共用道場。《學林新編》曰：「晉孝武帝幼奉佛法，立“靜舍”於殿門。引沙門居之。因此俗謂佛寺曰“靜舍”，亦曰“精舍”。」故《慧苑音義上》曰：「藝文類曰，“精舍”者，非以舍之精妙名曰“精舍”，由其精練行者之所居，故謂之“精舍”也。」

佛教傳入漢土的初期，只是眾僧房（一般民居）中間圍著一座佛塔（主要建物），並採用非建築結構的某些文物雕繪品附加、擺飾於屋內，建築物沒有大不同於現今所知的中國式的建築。戊寅年末舉辦「1998年佛教建築傳統與前瞻系

列講座」，第一節時中國中央美術學院屠舜耕教授特別提到，初期的佛教建築在寺中心大殿前，均建有佛塔，後來逐漸塔寺並重，再後來則寺重於塔，塔就往兩側移，退居次要地位，最後卻縮小供於供桌上，改以供佛像的大殿為主體。起因是佛教信仰深植民間後，隨著對佛理的認知，人們開始擺脫佛塔的神秘感。

如今，交通發達，顯密佛教（Exoteric and Esoteric Buddhism）相互交流更加迅速，上座部佛教（Theravada Buddhism）近年也盛行於台灣。由於台灣信眾的虔誠，台灣就建造了各式（國）各樣的佛教建築。筆者也設計了一座大型喇嘛廟——菩提講堂，位在雲林縣。

○近代台灣佛寺的發展

西元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光復了。四年後當時中國的國民黨中央政府「轉進」臺灣，一批精英學者也避居福爾摩沙（Formosa）。因為偏安了五十多年，由於大家的勤奮及時勢造成，近二十多年來，臺灣的經濟突飛，就學、就業容易，而創造出華人歷史上最富裕的世代。

由於中國的長期戰亂、世事無常讓知識份子憂心，而有入佛避世的決心，俗言：「將軍老來都學佛。」戰場的殺伐、苦痛深植內心，於是有許多人於安定後出家，祈求救贖與懺悔。接著修學密宗之大德也廣弘密法，因此顯密佛教共融於臺灣。

佛教流行一句話：「禪貧、密富、淨土方便」，因為時勢的轉變，需求的不同，讓顯密佛教各宗在臺灣有了發展的機會。密宗有諸仁波切（Rimpoche），還有“藏密”系統的中國上師（Chinese Guru）都在 1970 年以前就在台弘法授徒。後來“唐密”（T, ang—Chinese esoteric school）上師，“東密”（Japanese esoteric school）法師也積極弘法。1982 年以後，又有西藏密宗“喇嘛教”（Lamaism）來臺弘揚，因此修學顯密（exoteric and esoteric）佛教者大增。

台灣於 1975 至 1996 年間，因經濟與政治的開放，短短二十年間，創造出政治與經濟的奇蹟。因此難免產生暴發戶的心態，造成凡事追求速成。在宗教信仰上，由大量之徵、助、附印中國與日本的佛經、善書，不論好壞對錯或門派，照單全收，大多是印刷廠留版，並強調印經有超拔祖先、嬰靈的不可思議功德，便整合、融合中國各教（含外道）各宗派的思想所註釋經典，或將各種經典斷章取義，模糊各宗派思想，開始大量吸收、累積社會資源，從而大量擴建龐大華麗的寺廟。

○台灣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漢傳佛教徒聚會修行的地方—齋戒場所，今天在台灣（Taiwan）有以下不同的名稱如：寺（Buddhist temple）、禪寺（Ch'an temple）、禪堂（Meditation-hall）、精舍（a pure abode）、蓮社（The White Lotus sect）、堂（court）、佛堂（Buddhist court）、庵（A thatched hut, shelter, a small temple）、蘭若（Aranya, forest）、道場（platform）、講堂（The preaching hall, lecture hall）、法院、禪苑（Ch'an park）、行苑、竹苑（bamboo park）、巖（cliff）、閣（A pavilion, chamber, council）。

《台灣通史》指出鄭成功之嗣子鄭經「以承天府（今台南市）之內，尚無叢林，建彌陀寺於東安坊，延僧主之。」是有書記載台灣建佛寺之始。因為清代時大陸移民潮的傳入，屬於“齋教”信仰的在家佛教流行於台灣。早期台灣寺廟建築是繼承中國南方的建築傳統，幾乎是以寺廟作為部落的文化、經濟中心。採用閩南的建寺方式，以中軸線布局興建。所以，台灣的佛教建築早期以中國南系的閩南建築式樣為多，被稱為“南方廟”，裝飾比較華麗，用色濃烈，對比鮮明，常見雕龍石柱及描繪或雕刻有民間忠孝節義的故事，是隨著閩、粵移民的宗教信仰傳入台灣。

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 1895 年），台灣、澎湖被日軍佔領以後，日系佛教建築也引進台灣。在日據時代的台灣建築就有了三大系統：閩南傳統式、日本東洋風式和西洋歐風式。光復後，純佛教的“北方廟”是隨著大陸新移民傳過來的，其北方宮殿式的外觀，則較為簡潔、淳厚。

閩南傳統式建築是以主殿中軸為中心形成的三或四合院型制的寺廟群，可是重視木、石雕的精細表現，與中國北系建築的重視彩繪比起來，顯然還更花俏許多。其刻意追求細部繁複的雕琢，幾乎到了無處不施雕、無處不上彩的地步。重建前的艋舺龍山寺前殿採用“單簷三川式”脊，正殿則採用一條龍式屋脊，緩緩的弧線兩端燕尾起翹，脊上有龍鳳搶珠、人物、花草裝飾。前後殿之間以高牆迴廊連結，採縱向擴建方式修建。

日本東洋風建築樣式比較厚重，屋脊、垂脊均為平直，脊上無飾物，以黑瓦取代琉璃瓦，以歇山面向前，或為“唐博風”的正面。已拆除的善導寺原來的大殿就是一例，不知是海島氣候潮濕，或係屬日本遺風，這種建築自從國民黨政府遷台以後，由於仇日的心態導向下，並未鼓勵維修，任其頹敗，至今幾乎已難再見。

位在台北市忠孝東路上，離火車站十分鐘路程的善導寺，建於民國十四年。中國佛教會也設立在此。近年新建的九層高慈恩大樓，就已經不是傳統式的佛殿，像一座中國式的辦公大樓。後來又將日式建築樣式的大雄寶殿拆除，新建完

成了大殿。

也是在日據時代留下來的西洋歐風式建築，以后里的崑廬禪寺、觀音山的凌雲禪寺為代表，採用鋼筋水泥建材配磚砌牆修建。日據時代的日本崇仰歐風的心態很重，現今的總統府就是最大的歐風建築。所以，在西元 1927 年，昭和二年建築的崑廬禪寺就見不到東方建築的語彙，主殿前的五根圓柱柱頭是希臘“愛奧尼亞柱式”（Ionic order）的裝飾，為雲狀卷渦，但柱身無凹槽；凌雲禪寺的舊法堂是二層的磚石砌造建築，正面有西洋式山牆、迴欄，方柱頭是希臘“多利克柱式”（Doric order）的裝飾，但柱身無凹槽，為樣式厚重的圓柱；台中寶覺寺大殿迴廊前之石柱下方上圓，柱頭是希臘“哥林多柱式”（Corinthian order）的裝飾，以棕櫚葉狀做成，看來簡潔典雅。其實，古犍陀羅地區的佛教建築就是希臘建築，彷彿時空又回到二千年前當時。

根據江燦騰博士的研究調查，台灣佛教遲至日據時代才有「大法脈」的出現，「大法脈」是指佛教道場在佛法傳承上，有法脈的源流和繼承，同時也擴展根本道場之外的外圍道場或佈教區域。目前的台灣佛教有四大法脈包括：基隆月眉山的靈泉禪寺派；台北觀音山的凌雲禪寺派；苗栗大湖法雲禪寺派；高雄大崗山的超峰寺派。

大崗山法派的核心寺是超峰寺，為清朝乾隆年間的台灣知府蔣允焄所創建，初期並無大發展，直至日據時代以後，來自台南的僧侶周義敏林永定師徒，才將超峰寺經營成大崗山法派的大本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部以大崗山為軍事要塞管制區，以超峰寺容易成為美軍轟炸判讀的目標為由，迫令大崗山僧尼下山。林永定門徒陳永達因此率僧尼，在山下另建新超峰寺。以後台灣的佛寺屬於大崗山法派的，興建了更多。

介紹台灣地區的寺廟建築很多，本文僅約略提及其特點，希望讀者另行參閱其它相關書籍。

○台灣佛教早期以「佛道一寺」居多

台灣在日據時代，受到日本人對神道與佛道不分的影響，也產生神佛共祀的寺廟。也曾經因為日本採取“皇民化”的政策，所以聰明的台民便將含有民族信仰的神祇供入佛寺。日本政府對殖民地的宗教政策，採取偽裝宗教自由期、籠絡台灣信仰期、逐漸消滅期。是故為了保存民間信仰，台灣佛教以「佛道一寺」居多。

但是民間之所以接受神佛共祀的原因，是源自宋徽宗宣和元年（西元 1119

年)徽宗趙傑受道士林靈素所惑，以不廢佛教，則為中國禮義之害，乃改佛刹為宮觀，稱佛為「大覺金仙」，使著天尊之服，連帶也使宋之譯經院消失，並改稱菩薩為「大士」、羅漢為「尊者」、和尚為「德」。又新立一「仙佛合宗」，後來造成佛、道(Daoism)不分，佛教成為民俗信仰，華麗而庸俗。

宋朝以後，中國倫常禮教的觀念日益加深，在信佛的閨女房裡供奉一尊男性的菩薩，是十分不妥當的，女性觀音自然成了婦女虔誠供奉的菩薩像了。台灣的寺廟大都是婦女在初一、十五去燒香祈求平安的地方，供奉有現女性身的觀世音菩薩，就不覺稀奇了。但是稱呼為觀世音大士。這是受到宋朝佛道不分的影響。而且以“媽”的暱稱稱呼觀世音菩薩為“觀音媽”(Guanyin Ma)，將菩薩與林默娘成道後被帝王封的天上聖母——“媽祖婆”同視。媽祖婆的信仰是因為施琅攻打澎湖，受到媽祖的護佑，清朝對媽祖大加封賜。台灣熱烈信仰媽祖的風俗，應歸功於滿清政府的鼓勵。

○「佛道一寺」的南華普門寺的啟用

西元2000年9月6日，位於台灣花蓮縣的南華普門寺，在建造近六年後，以新興完成東台灣最碩大的廟門，舉行隆重的「開廟門」儀式，並接受各方善信的朝拜。台灣的佛道寺廟建築，常因經費不足，只要主體建築與廟門安裝完成，便以傳統「開廟門」儀式，昭告天下開始啟用。如此善信的捐助也比較能夠凝聚。

台灣的寺廟不管佛道兩教，都開有「三川」門，中門通常都不開啓，只有重大節慶或有高官蒞臨，寺廟才會做開中門，平時都開左右兩門供進出。台灣傳統道教的寺廟中門門神，常是唐太宗的大將秦瓊與尉遲恭，以象徵忠勇的歷史人物為守門神。南華普門寺供奉的主神就是觀世音大士，大門門神則請哼、哈兩將守門，有別於傳統道教。綠臉的哼將軍抿著嘴唇，象徵超脫人世，以冷眼看人間；紅臉的哈將軍雖看破俗事，但仍能笑顏以對。普門寺的左右兩側門，則以持利劍的「風」將軍、斜抱琴器的「調」將軍、持傘的「雨」將軍、捧龍的「順」將軍四大護法守護，祈福人間風調雨順。

開廟門的儀式有請煞、潔淨的施法誦經，一一驅趕潛藏在寺中的鬼邪。而最重要的是安奉龍神，以迎接象徵祥瑞的龍神，同時驅除白虎星防止它在廟裡作怪。最後由主持道士親繪「九宮八卦」圖符交與廟方，作為鎮廟之用。

○對佛塔、靈骨塔的模糊認知

古代的塔是佛陀神聖的象徵，台灣佛教並沒有類似大陸的叢林制度，沒有寺田供給經濟來源，不知從何時開始，就有了“靈骨塔”、“骨灰塔”來安奉信徒

靈骨，成爲經濟的主要來源之一。

屠教授就說中國的古佛塔很多是實心的，最多也只是一樓才可以進入，裡面供的是佛陀舍利、佛像、佛經等。其實中國佛教除佛塔外，還有兩種不同功能的塔，一是“墓塔”，一是“風水塔”。

“墓塔”是用來埋藏高僧和佛教徒的，大多離佛寺不遠，造型與窣堵波式塔相似，但也有「亭閣式」塔與「密簷式」塔，“墓塔”下築有石室，內可置骨灰罐，以千百不計等。中國大陸於最近幾年，又有由港、台信徒投資靈骨塔、骨灰塔的興建。

約在元代中後期出現的“風水塔”，是堪輿家利用佛塔建築，作爲彌補風水缺陷所用，或爲鎮風、鎮水、鎮妖而建，一般採用「密簷式」塔，量體不大而簡單。不過，到了清朝中晚期，則又有屬於“風水塔”的「圓柱式」塔出現，其基座爲方型，塔身平面則爲圓形。而塔簷收分不很明顯，簷級的出伸很短，每層塔簷用石料仿磚塔正反疊澀出挑，且其規模不大，僅只有三至四公尺高。後期“風水塔”亦以實心居多，裝飾也比較簡單，每面塔身劈龕，置以道教之造像，如魁星、文曲、雷公、老君等等。

明末清初時的見月老人在《一夢漫言》書中提到：塔應建在龍首之地，以保永遠。也就是要建在大殿左前方，中土人士認爲主殿左邊爲大，若是建佛陀聖塔，當然可望佛寺香火興隆。後來卻有人主張塔不宜建在大殿前方及兩側，想必指的是靈骨塔、骨灰塔才有了此禁忌。於是可知有學者爲何認爲塔是「死亡的象徵」，指出建於埔里的中台禪寺在佛頭頂上安塔是「死亡的建築」，是不吉利的。

○台灣的佛教建築能「直追唐宋」嗎？

「1998年佛教建築設計與發展國際研討會」中，文化大學建築系的李乾朗副教授在發表「福建佛寺與台灣早期佛寺之比較」後，特別提到蓋了十年才完成的香港志蓮淨苑新建築，其古色古香，有「直追唐宋」之勢，引起與會大眾的陣陣羨慕與讚嘆。

東海大學建築系的郭肇立副教授在「西方宗教建築之現代化」中，一直強調是十六、七世紀的歐洲「啓蒙運動」帶來宗教以及其他建築的現代化。其實以「天賦人權」爲訴求的反神權、反宗教、反傳統的啓蒙運動，是試圖擺脫宗教的圖騰，而期望走入簡約的希求。我想這應該先是思想上的啓蒙，而不必一定是建築物的啓蒙運動。因爲，佛教若要是完全「啓蒙」成功，必定會有如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大分裂，對佛教來講，目前不必也不會如此。

但是竹間建築師事務所的簡學義先生就「空間禪」中，舉出建在日本的基督教光之堂、佛教的蓮池下佛堂，以其外表已沒有宗教強烈的圖騰標誌，又讓大家心中盪出片片漣漪，隱然帶有某種的啓示。

○繞塔是修行？

西元 1998 年，「佛光紀元」三十二年，台灣的佛光山宗長星雲大師率團百餘人，搭機赴泰國，迎回最近才被西藏廷勤法王、頂果欽哲法王等高僧認證的世界第三顆釋迦佛的牙齒舍利（其真假引起學者與信徒的大爭議；西藏領袖達賴喇嘛也宣稱不知情、不知道。）政要眾多與會，信徒夾道唸唱「南無歐米陀佛」（而不是「拿摩本師釋迦牟尼佛」）迎接，並首見二百名婦女長髮鋪地迎接的儀式。並計畫花費超過新台幣十億元建「佛牙塔」供信徒膜拜。

《佛音日報》曾報導，佛光山星雲大師準備花上新台幣十億元興建佛「牙」塔，安奉由逃亡印度的西藏喇嘛所贈送，迎請回來的佛牙（但並未說明是左犬牙或是右犬牙，人類只有四顆「牙」，佛陀其它三十六顆應屬「齒」），而委託高雄一位「民間專家」（非建築師）規畫。過幾年塔興建完成以後，臺灣將有一處作為膜拜、繞塔修行的聖地。因為台灣的塔都是安奉寺僧或俗人的靈骨塔，沒有一座純舍利塔之故。

再根據〈佛文月刊〉報導，星雲大師最後則決定在佛光山寺的北側，開發九點六八公頃土地，利用五點四公頃可建地，興建地下一層、地上二十層建築物，作為「佛陀紀念館」，內設佛牙舍利展示區、藏經區、小型展覽紀念館、禪室、研究室等。後來佛光山在世界不景氣的當今，又取得擎天神公司拋售的西北側鄰地四十公頃的土地。

中國時報終於在 2003 年 1 月 13 日報導：佔地五十公頃的佛陀紀念館，在 12 日動工。佛光山的開山祖師星雲大師表示，紀念館的外觀是以「初看不是佛，看久了就是佛。」的寶塔造型設計，宣稱與高雄縣政府未來推動的「觀光行銷」目標一致。紀念館的建設，和高鐵、捷運有著同樣得意義，後者是「硬體」建設，紀念館則屬於「精神」建設。

更表示此座塔高一百三十公尺的「佛陀紀念館」，只要除了供奉釋迦牟尼佛的牙齒舍利外，館內還有博物館、展覽館，並設有三百六十度立體動畫電影院、活動廣場、文化廣場、服務廣場、安養中心等附屬設施。塔的建築材料是當今最特殊的建材，將可留存數千年，可以是未來世界歷史的傑作，是作為全世界人類的精神指標與堡壘。安基儀式則在念佛、灑淨及七百位貴賓虔誠捧著以金箔包覆

的磚塊，依然在齊念著「阿彌陀佛」的聖號下砌成。

其實，繞塔的宗教行動，自古就被認為是有加持力，能夠賜福信徒的。雖然，整個外在的身體的朝拜行動，是由個人內心深處轉化的，何不直指出來，是否智愚程度不一，必須統一教學？或許是為了同時減去現代信徒因過度營養後的肥胖，而令朝山繞塔，卻忽視思維敏銳的小部分人。

相信不少人曾見《達摩破相論》說：「繞塔行道者，塔是身心，當令覺慧巡繞身心，念念不停，名為繞塔。過去諸聖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世人不會此理，不曾內行，唯執外求，將質礙身，繞世間塔，日夜走驟，徒自疲勞。」可知繞塔是「像法佛教」甚至是「末法佛教」的特色。正因有此超然之見，達摩大師（Bodhi dharma）早就受到頑固的密宗與律宗法師的毒害多次。但是，如今號稱傳臨濟禪法的大師們，卻漠視達摩祖師的勸告，真令人搖頭嘆息。

○現代禪宗對蓋雄偉佛寺的說法

中國人對佛教的神力比較關心，認為佛殿越大，則神力越大，這時候信眾已經不重視智慧的傳承。如今台灣的佛教學到中國佛教的就是表象的大部分，才產生目前不可思議的迷信。西元 2001 年，台灣中部有一座花費上百億，標榜宏揚「禪宗」的現代化、電氣化佛寺落成，居然自己宣稱：「因為和尚的德性高，所以寺廟要建得高；因為和尚度眾的心願廣，所以寺廟便蓋得大。」嗚呼！佛法的認知已如“水老鶴”般，簡直慘不忍睹。

但是，無論基於“婆羅門教”、“印度教”的奉獻，或是“大乘佛教”的無量佈施，都沒有轉化成生產投資，信徒的血汗不斷的沉澱在寺廟之中，也帶來驚人膨脹的寺院負擔。為的是什麼？是成為一宗之主？開山祖師？建寺的勞累往往讓老和尚的精進停頓，甚至積勞成疾而亡。而禪宗祖師都非常重視風水，這座得到「台灣建築獎」的大殿兩肩傾斜，更顯示著後繼無人的隱憂。尤其自古至今都讓中外各國的國力無休止的消耗，如此造成國疲民窮，最後都會埋下亡國的伏筆，怎不教人深深警惕。

○住的理想與空間智慧

佛教是遁世苦行的宗教，“昔如來傳教，多依山林”，故“梵境幽玄，義歸清曠，伽藍淨土，理絕囂塵”，這是“漢傳佛教”寺院選址的原則，更是道俗普遍的共視。有無數的佛寺在“任自然”的景觀中，取得“致中和”的哲學意境，營造出“人天和合”的氣氛，故有“天下名山僧居多”的美譽。

現代理想健康的住宅或僧房，應該是處於能夠呼吸新鮮空氣，生活在無危險物質、無電磁波、無噪音的舒適居住環境。這種理想環境的要求與早年非科技的農業時代並無兩樣。對於現代摩登的修行人，屬於第五度的「禪定」好像已不需要了，以為可以從書籍上或網路上獲得智慧，可是缺乏禪定的訓練，說會增長第六度的「智慧」，那簡直是緣木求魚。

近年來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有幾個偉大的“淨土宗”法師強調「念佛就好」以後，不必了解其他經義，信徒就學著天天嘴裡唸唸有辭，誤以為省掉了「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只要專心「布施」功德，如此就可以成就往生。反正不用禪定，甚至可以高床廣座，幾十年來沒有人重視禪坐時的環境，對空間需求的智慧可說是無知。難怪會在山區裡蓋一座座龐大的科技寺廟建築，彷彿是一座座觀光飯店。但是每個月要背負著巨額的水電等消費，最後都苦不堪言。因此有必要了解現代的科技產品及環境的危險性，提供大家如何正確選擇與應對。

○現代建材與修行環境的品質關係

大約五十年前，台灣的民居建築物結構大都是採用天然木料或竹管，砌築的壁材是土塊、紅磚等泥土燒製，更簡便的是以天然物如粗糠攪和泥土糊成牆壁，使通風良好、空氣清新，地球“負磁能”時時流通充滿於室內外，讓我們很容易吸取大自然的能量，這樣的居住環境是現代人所渴求的。

因為，自從科技產品大量研發以後，如化學物質的污染、電磁波的干擾，將帶來人體很大的傷害，由於它們是目前經濟獲利最強的一行，國家單位及生產廠商，都閉著眼睛不敢提及其可怕性。我們只好從旁取得資訊以防患未然。因為有資料顯示，不要說在隔壁禪坐，每天只要靠近超量電磁波四小時以上，不數年後準會罹患癌症。

可是，現代人進入都市以後，有更多的考量必須注意，要能達到防火、耐震、防水、防颱等自然災害的防患，要有現代電信設備、電氣設備、污水處理等等設備，也要注重無障礙環境設施。顯然現代寺院已不再屬於山林間中的環境，可是跟隨科技材料的使用，卻帶來很大的變化與危險性。

現代都市人口密度高，高樓大廈相對林立，城市的平均氣溫都比鄉村高出四、五度以上，為了克服悶熱，便大量採用人造電氣空調。但是吹冷氣所產生的毛病很多，如退伍軍人症等，都是因為空調範圍內的灰塵、化學分子過敏源的霉菌、蝨虫等，造成咳嗽、積痰的毛病。加上室內過度的封閉，建材又是過度採用化工再合成的材料，以及建材中含有化學合成物質、如防腐劑、防蟲劑等，都嚴

重威脅人體的健康。

許多亮麗的地板、壁材，如大理石、花崗石、磁磚等，材料是開採至地球外殼的岩石、泥土，而土地中所含有的鈾 238 及釷 232 元素，經自然衰變會釋放出氡 222 及氡 220 輻射核種。如果產地含鈾量高的石材，如花崗石、輝率岩等，被開採來作為建材，會影響人體健康，高劑量的氡會導致肺癌、白血球症、和呼吸到病變，不可不注意。因此，建材中的花崗石、磁磚含有較高的鈾、釷元素時，會不斷的從地板、牆壁釋放氡氣和氡子核種，對人體的危害卻是無形的。

○對台灣佛教建築應有的考量

居於空氣潮濕的海島氣候下的台灣，如今木材取得已十分不易，大、小木作的匠師也凋零殆盡，加上基地的狹小侷促、嚴苛的消防法令，縱然業主有魄力，有足夠的經費，還要歷經漫長的施工期，蓋好以後的維修更教人頭痛，看來希冀「直追唐風」將是永遠的夢。

台灣現代的建築學堂裡，似乎很難找到精通中國建築（較為輕巧）木構造的人士，而且能對唐朝建築下過苦功夫的教授。因此教出來的建築師，能用鋼筋混凝土設計建造出仿中國式的類似建築物，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可惜西元 1999 年發生於台灣的「九二一烈震」，震垮了不少仿木構造（頭重腳輕）的鋼筋混凝土寺廟，經統計受損的有六十四家。往後信眾們應該深思，是否有必要再蓋那種屋頂重、柱腳細的仿中國式建築？那種專制封建時代的傳統產物？

台灣中部遭受五百年來最大的九二一烈震，南投、台中地區有許多寺廟「神不知、鬼不知」（大師、護法、菩薩也不知）地被震垮。才知道有不少寺廟的基地，不是建在斷層帶上，就是在其附近。所謂山明水秀，有可能是千萬年前的斷層碰撞引起的地形、地貌。在這次的地震前，有關機關並未詳細地把斷層資料配合地籍圖公布周知，所以全國的專業人士也都不清楚，台灣到底有幾條危險的斷層帶？是在什麼地區？

更由於許多信徒將種植不佳的山坡地獻給師父蓋寺院，因此師父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又自以為龍天護法一定會保佑，即著手興建寺院。而早期缺乏完整的評估計畫，又在經費不足的情形下，一面募集，一面興建。台灣的寺院總是顯得好似併裝車一樣，幾十年一路就這樣蓋起來。

而且，部分的住持法師嘴裡日常唸唸有辭地告訴信眾說：「要有智慧！」與會的建築師聽久了，就顯得不會也不能比法師更有智慧。只要師父交代，就沒有詳細考慮的餘地，馬上著手設計。何況相信建佛寺是振興佛法的事，龍天護法

不是會依古來的傳說護祐佛門嗎？加上許多古寺（懸空寺）不是都蓋在懸崖峭壁上嗎？於是佛寺都是這樣不必考慮安全性而蓋起來的。

還有台灣有許多地方政府官員都皈依一方大師，地方職掌建築管理的官員，明知寺院建築地點違反法令，卻不敢告訴師父。所以，許多寺廟侵佔國有地，蓋在有危險之虞的山坡地，但因為是師父蓋的嘛！加上選舉時師父有大號召力，因此都不敢舉發。在不知遵守國法的情況下，台灣的寺廟就這樣一座座興建起來。

而且很多小型寺廟都位於非都市計畫地區，靠近偏遠的山區，連建築執造都沒有申請，甚至沒經過專業設計。若信徒中有從事泥水、土木工作的，就能直接幫師父建寺。這些寺廟都有違章建築之嫌。

雖然，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敢在建寺廟時偷工減料，鋼筋放的一定要比“販厝”多，可惜缺乏專業訓練，不知道鋼筋比例的重要性（不見得鋼筋比多，就沒有危險性），也疏忽（或根本無知於）結構系統的安全性，才造成這次嚴重的損壞。

因此，今後佛寺的建築一定先要遵守國法，選擇正確合法的基地，委請建築師及專業人員設計，正式申請「建造執照」，然後交由領有合法營造業證書的營造商建造後，並且取得「使用執照」才能使用，以免重蹈覆轍。

○如何依據國法興建佛寺

唐代對佛寺數量是有定額限制的，必須報請官方核准，不是誰有錢誰就可以蓋寺廟。當時的寺廟管理非常的嚴格，今天台灣的建築法令也很嚴格，但對大師們興建佛寺卻常不知怎麼遵守。由於如今法令多如牛毛，建築佛寺一定要交給建築師辦理，不可再任意興建，否則觸犯法令後，被勒令拆除，一片心血付之流水，豈不冤枉？

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寺廟建築的所在應該符合〈土地分區使用管制規則〉。如果寺廟建築物是在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就已建築完成，依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在不合土地分區使用規定下，只能修繕，但不得增建或改建。如果位於國家公園內，因其規定更嚴格，只能准予保留作原有的使用，是否能夠修繕，都要從其特別的規定辦理。

大規模興建寺廟也要受〈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的規定限制，開發時應檢具環境影響書圖、水土保持計畫書向主管機關申請。通常寺廟都建設在山坡地，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及〈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的規定，山

坡地開發建築的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山坡地有如下情形之一者，不得開發建築：一.坡地陡峭者。二.地質結構不良、地屬破碎、活動斷層或順向坡有滑動之虞者。三.現有礦場廢土堆坑道，及其周圍有危害安全之虞者。四.河岸侵蝕或向源侵蝕有危及基地安全之虞者。五.有崩塌或洪患之虞者。六.有礙自然文化景觀者。七.依其他法令不得建築者。八.每宗土地不得少於一百八十平方公尺，且應臨接四公尺以上道路，其臨接長度不得小於六公尺。

〈建築法〉及〈建築管理規則〉對違反規定的建築物有嚴格的處分，視其情況作禁建、罰款、拆除，令其辦理變更使用或允許補辦手續。若是依〈文化資產保護法〉規定，寺廟如經指定屬於古蹟者，應保存原有形貌及文化風貌，如有毀損應依照原有形貌及文化風貌修復，以延續其古蹟之生命。

宗教力量的影響力，讓政府不敢忽視，由於選舉的導向，對於竊佔國土的情形很多。當然也有日據時代的一些寺廟土地，在光復以後被收歸國有，如今實例甚多，各有爭執。但居以領導民俗正風的佛教，正信守法的大師們應該遵守國法，爲了上報“國土恩”。應該作爲其他神道教的表率，今後興建佛寺要依有關規定，不要以“就地合法”方式逼迫政府就範。否則養成民眾不守法的惡習，教化人心的美意就會說不出口了。

○佛法首重智信，建寺應為次要。

西方宗教的共同特色，亦即「信我者上天堂，違我者下地獄」，有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因爲原始人對於超自然、超人間的神秘性不可知，便有了越來越強烈的對之感到必須「尊敬」、「愛慕」、「臣服」、「畏懼」、「恐怖」、「震懾」的情懷，從而表現出「祈求」、「崇拜」、「祭祀」、「供養」，比較聰明的祭司們便進行了「操控」、「利用」，古來的宗教就是如此演變而成的。

東方社會的「大家父長」制度、「偉人崇拜」文化，使宗教師不得不也依樣扮演起受崇拜的對象來。宗教老師嚴格的階級姿態，容易助長了老師與他人的虛偽，如果信徒仍然事事依賴堅固，以習慣性追求標準答案的心態，而非從法（真理）的覺悟上信賴感恩，這樣的信仰將是師徒皆輸。尤其從來不敢懷疑經典，而不想去徹底研究佛法真理的。大眾眼見宏偉的寺廟，就認爲佛法的庇護一定存在，從而追逐豪華寺廟德興建。

而任何正統宗教（含合法的其他宗教）均與政府強爭世間法的慈善福利事業，忘了實證的修行，卻也受到群眾的擁戴，並面臨信眾優渥的供養。部份傳教者養尊處優，忘記了教義主張清淨無我、淡泊離欲之旨，如此也提供了有心人士的模仿，造成宗教界的混亂，也是值得再細細品味與探討的課題。

尤其處於目前快速競爭的社會下，人們常有不知如何安身立命的困惑和恐慌心態，其情緒的不安，古今皆然。爲了求得如何留住個人的幸福，和保持個人的宗教善行，自然很難產生對真理執著的追求和創造人生的熱望。所以離佛日遠，假佛子便利用眾生急欲贖罪的心理，大作法會以爲可造人天福德，而用來籌款聚財。尤其信眾無法循正軌深入正法，而天天找大師安心，如今到處佈滿著大師加持的香符、法器、佛神像。看來要去除人類自私貪婪的無明本質，似乎是很艱難的。

可是對台灣佛教的未來，仍有許多要思考的方向，如台灣佛教建築的將來，也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地方。因爲，如果傳教師的知識不足，只是學了儀軌模樣，就扮演起來，並且用很權威的口吻，強逼信眾相信：「時值末法，眾生根性低劣，智慧不高，只要虔誠誦經、唸佛號，必得佛菩薩加持。」那是徹底的迷信。要是不知道世上居然有一些類似政治教化等等的佛經，若不加明辨，也一律拿來敲打唸唱一輩子，豈不冤枉？

這幾十年來，人類對宇宙的認知，是七千年的總和。請大師們不要再用農業、遊牧時代的死記、死背的方式來教育信徒了。應該以現代的認知來教化信眾，提昇大眾對佛法的信服與適應。

佛法本來就著重在教育，是不講「信者得救」的，佛菩薩絕對不是貪官污吏，你不供養祂，你不會倒楣，佛陀一直是寬宏大量，得罪祂也不要緊。最怕的只是得罪偶像化了的俗人。因此禪宗六祖強調要皈依自性三寶「覺、正、淨」，而不說皈依相上的「佛、法、僧」，就是要人人自己救度。要人人知道若是抱著功利主義學佛，必得幻滅之果。

目前許多宗教師只想看到乖順盲從的信徒，特別注重虔誠的膜拜，看來若有其事的忙著修行，卻疏忽智慧的教化，用一句「念佛就好」搪塞一切，是讓迷信滲透到骨子裡去了。或者強加不適合時宜的律條於信徒的心上，增加了信徒的負擔，製造一批批死板的團體。

日本的學者也曾很感慨的認爲：日本佛教除了葬禮和超度亡靈兩種最重要的活動外，寺院的功能還剩下什麼？對於癌症末期的病患是要特別關懷的，應該明白告訴他症狀，而不該一味的隱瞞。台灣的宗教還不到癌症末期，是要放任或適時與藥？宗教師與政府都要深思。

以前台北市善導寺左側的法事堂有一付「作空中佛事，度如幻眾生！」的對聯，給參加度亡的親屬有正確的警惕。因爲「眾生、非眾生，二俱無真實。」「眾

生無有生，亦復無有壞，若得如是解，當成無上道。」於生滅法中求眾生相，了不可得。這是指出佛法重視修「心」的重點所在。

《圓覺經》就以煉金礦比喻證悟者，如金礦煉成金後，金不會退化、還原成爲金礦。而佛見到眾生皆有佛性，猶如未煉含金之礦，金質本自具足，礦體本如幻。《金剛經》也說：「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告知佛性人人具足，只是如何「去妄存真」而已。

六祖說：「世人有八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歷劫來，我們的記憶體內記存了許多的眾生，生生世世交互糾纏，若不從腦中清除下個消磁「clean screen」的指令，把今生的大部分錯誤“認知”當空幻，否則儲存的亂碼將永遠是沒完沒了的輪迴根源。

○台灣佛教應該正確地教育信徒

多年來，在台灣蓋了太多的寺廟，也應該逐漸停止了，要重視教育，不該再那麼不慌不忙地，大量浪費信徒的心力與金錢。初估上世紀台灣花費在興建寺廟的款項，不下三千億新臺幣。但是建一所佛教大學的費用，比蓋在深山裡的寺廟少，卻往往捉襟見肘，這都是強調個人福報重於教育的結果。

台灣佛教應該回復大陸的“叢林制度”，讓「修行僧」有個安祥的處所可以修行；有能力的「說法僧」才可以站出來說法。不該五十步一精舍，一百步一蘭若，各自躲起來修或說不同的法，讓信徒搞不清楚什麼才是佛教的正法。

多年來佛教智慧教育未能深入一般信徒心中，或許有些被稱爲「法師」的人，只是熟練的儀軌僧而已，並不完全通達佛理的緣故。或許法師當時的「志業」是以成爲開山祖師爲第一要務，首求在興建豪華的佛寺，暫時沒空來教育信徒。

尤其爲了維持眾多的寺院，將是信徒們沉重的負擔。由於寺院眾多，佛教的派別也會增多，造成宗教的派別爭論更多，而不是爲了修行。從歷史上可知，五世紀或更晚一些，佛教到了和“印度教”已經沒有什麼特殊區別以後，人們爲了擺脫無數佛教僧侶所賦與的經濟重擔，印度人民寧可信仰“印度教”。當人民一開始躲避對佛教寺院的幫助，寺院便會慢慢荒廢。最近幾年經濟不景氣，信徒已逐漸減少到寺廟去禮佛，因爲大家手頭都有點拮据了，很怕再聽到師父們只強調「財施」的說法。

○傳統宗教錯誤的因果報應的「宿命觀」障礙了關懷的付出。

正智佛法的淪落，一切都似是而非。中國佛教雖然自誇是大乘法，但如今部分的表現卻顯得非常的「婆羅門」階級姿態。印度大乘佛教在初期不過是由民間發起的宗教運動，以信仰純正自居，強調建立寺塔或布施巨金，還遠不如讀誦經典、書寫經文的功德，因此特別鼓勵信眾應該信受經句。但是卻另外產生不少的偽經，初期僅是威嚇愚蠢的信徒，讓僧侶手頭能夠寬裕點。後來它所造成宗教的「白色恐怖」遺毒，若一日不除，將永遠侵蝕善良的人心。

筆者從小在小鎮鄉村長大，耳聞目睹了大眾對身心障礙者不公平的歧視。後來研究宗教經文，竟然發現是傳統宗教錯誤的因果報應的「宿命觀」嚴重地障礙了關懷的付出。此種「婆羅門」式的宗教思想，灌輸給信眾，讓群眾誤以為今生的莊嚴或殘廢，是決定於前生行為的善惡；誤以為信眾現世的社會地位，取決於前生的努力奉獻或參加祭祀。其實那是印度在種姓制度下，為了「穩定」民心的一種手段、一種愚弄。

張澄基教授指出由於中國自古以來是佛教國家，佛教沿襲了古印度輪迴轉世的信仰，相信「輪迴」的教義、「宿命」的因果，也比較沒有時間觀念，頗有逆來順受的甘願，所以所受之壓力較小，歇斯底里和精神症患者也就比西方人減少了許多。認為今生所沒有完成的事，大可等到後世才處理，錯誤的「我執、靈魂不滅論」自然就形成了一種似乎達觀、不緊張的態度。

因為這種有別於西方人的心理，很容易造成精神上的鬆懈、因循和懶散的墮性。更因為想成佛的遙遠目標擺在那邊，容易把一切事物都認為沒什麼大了不起，造成在社會福利事業上，佛教早期都比不上基督教的積極性。

雖然目前台灣佛教已有「慈濟功德會」等團體的努力，但是部分的佛教徒和風俗信仰者仍保有「僥倖」的心態，用「施捨」的態度去參加救濟，認為參加慈善救濟是在“”積功德”的，能為自己的“來生幸福”鋪路，以私心為出發點的更是佔大部分的比例。

加上中土偽造的「因果經」大量在台灣地區流傳，把殘障者視為現世報、是活該的、是必然的，這是非常錯誤的想法，也是推動全民無障礙活動最大的阻力。「因果經」應該列為非釋迦牟尼佛親說的後造偽經，其內容舉例如下：

今生眼瞎為何因？ 前世多看淫書人。
今生缺口為何因？ 前世多說是非人。
今生聾啞為何因？ 前世惡口罵雙親。

今生駝背爲何因？ 前世譏笑拜佛人。
今生曲手爲何因？ 前世打過父母人。
今生曲腳爲何因？ 前世破壞陸橋人。
今生多病爲何因？ 前世幸災樂禍人。
零丁孤苦爲何因？ 前世惡心侵算人。
今生矮小爲何因？ 前世鄙視各佣人。
今生耳聾爲何因？ 前世聞法不信真。
今生瘡癩爲何因？ 前世虐待畜生人。
鰥寡孤獨爲何因？ 前世不愛妻兒人。
穿綢穿緞爲何因？ 前世施衣濟貧人。
聰明智慧爲何因？ 前世誦經念佛人。
僅節錄如上，以供思考。

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說法時，佛法都是以口耳相傳方式，靠記憶背誦下來的。印度當時根本就沒有紙，在古代早期是用獸骨、獸皮、竹簡記事的。直到佛曆六四九年、西元一零五年、後漢和帝元興元年，由中國人蔡倫發明了造紙術以後，世上才開始有了書的雛形。佛曆一二九五年、西元七五一年以後，造紙術晚了六百多年才傳到印度的，據傳是唐玄宗天寶十年，高仙芝帶兵攻打中亞大食國，在撒馬爾罕兵敗，由會造紙被俘的唐朝兵士傳去造紙術，再輾轉傳到印度的；或者另說是唐文成公主嫁與土蕃王時傳入西藏，約二十年後再由西藏引進尼泊爾，然後尼紙才傳到印度。因爲直到當玄奘大師訪問印度回國，帶回唐朝的仍然還是厚重的貝葉經典，尤其在《大唐西域記》中尚未發現有使用紙抄錄佛經的記載。佛陀當時一直是口授傳法的，那時文字記載就很不容易，何來有人能寫淫書給人看？ 讓人今世瞎了眼。

佛陀在世當時印度也還沒有綢緞，而誦經、念佛的盛行，也是在佛涅槃七百年以後才有的事。想必是西域或中國的俗師、後人借托佛說，認爲有勸世之用（現在看來簡直是宗教的白色恐怖），由（尤）其文筆用辭不美，可知是後代的產品。想不到在現代，卻成爲平等悅納行動不便者的思想障礙，這種觀念本身更是一種無形而莫名的障礙。該偽造經卻以鼓勵興建寺廟，作爲能享受來世福報的最佳藉口。

○應該及早停止宗教的剝削

自古以來僧團都教育信徒要無條件的信從僧人，強調不能懷疑或是批判僧人，一千年前的日本也是如此。但是我們要借用著作《數位易經》的陳文德居士在書中提到他的印度籍老師曾諄諄告誡說：「出家人最重要的是要隨時警覺自己是被供養的剝削分子，缺乏這份警覺，而自認是無上的功德，這不但是剝削自己，

更是在剝削別人。」如果宗教人士缺乏這份警覺，佛寺勢必成爲剝削信徒的賺錢機器，而不是宏揚正法的道場了。

元代有人批評說：「國家財富，半入西番。」張養浩在《時政書》提到：「國家經費，三分爲率，僧居二焉。」筆者於《建寺文化的迷失與覺醒》一書中，介紹各國佛教建築的同時，發現對於只求大興佛寺、佛塔的情形，卻沒有教育信眾智慧，導致的禍果甚多。

如今中南半島信仰“小乘佛教”的國家如緬甸，以及“藏傳佛教”的地區，也依然迷信、依然貧窮如洗，這些情形應該使台灣的佛教界作爲借鑑，即早覺省（醒）以免經濟、國力淪落。

由於亞洲西元 1998 年開始的經濟危機，促使管理約三十萬僧侶的「泰國僧侶最高理事會」下令：「各寺廟不得再興建任何新寺廟，正動工者也必須停工。」泰國一名宗教事務部官員說：「寺廟建廟一定得向民眾募捐，而民眾已因經濟風暴吃盡苦頭。」該理事會建議僧侶可將心力多用在社區服務的工作上。並禁止在國外的泰僧托鉢乞錢。但是台灣的佛教會並沒有如此的體恤信徒，不敢對各山頭的大老們作相同的呼籲，依舊讓大師們宣傳蓋寺廟的功德，準備繼續揮霍。這就是我們最擔心的事。

○佈施的真義

本來所謂“佈施”非捨財物、非捨血肉、非捨外物。乃是捐棄一切貪妄名色諸念，若此諸念不除，即是不能佈施。諸供養中“法供養”爲最，法供養者，於如來所說甚深經典，受持讀誦者是，餘諸供養不可等倫。如今各方長老皆說佈施，其教法的弘傳只重於建築在深山裡冰冷的硬體，但是我們目前的社會卻非常需要智慧的指引，但都被忽視了。而且未來佛教建築是否可以擺脫古老帝王封建時代的建築式樣，是需要有大刀闊斧的魄力才能扭轉，而這更需要靠大師們的大智慧了。

濫設佛事出於藉用（以爲可以）「福國利民」之祈禱精神，歷史上多少妖僧，上誣君臣，下誑愚民，或陰謀篡位，導致亡國殘民，在佛教各國常見，但這種情形並不僅限於佛教，二十世紀以前的各種宗教，都有類似敗壞宗教的妖人存在。就有曾是〈佛教慈濟功德會〉的大護法，這幾年才改信“基督教”李政隆建築師說出：「凡是迷信佛教的國家、社會，都會被供養、奉獻三寶與大興佛寺，搞得民疲國窮。」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實，大師或大德們應該深思爲何會（要）如此？而信仰“基督教”的國家反而如今都站在強盛的地位？

○結語

宗教隨著政治的需要，隨著信徒的渴望，一路來到二十一世紀，已經變得非常不同於古代的純真，古是今已非，或者複雜化了。我們好渴望了解什麼才是宗教的純真精神，好用來解救人性，而不是靠華麗的建築物來滿足感官，自以為那樣才能夠貢獻出對宗教的虔誠。

幾十年來台灣蓋了太多的寺廟，照理講人心應該會隨著宗教的發達而有所改善，很可惜的並非如此。若寺廟僅是一處供信徒膜拜（cult）的屋宇，信眾只是短暫性的膜拜團體（cults）而已，佛法智慧則無法深植人心。宗教信仰是人類社會最後的一個良知，如果不堅守道德規律，「廟在，法不在」，光追求富麗堂皇的殿堂，終究只是一種“假象”。尤其我們可以確認佛教建築的興旺，並不代表佛法也是興旺的，應該適可而止，奉勸大師們不要再繼續揮霍了。

在二十世紀結束了，經濟的不景氣又持續影響著二十一世紀之初，就要深思宗教最重要的指標應該培養智慧教育才是。初期大興佛寺是沿自帝王及官方教化手段，但是修學佛法首先不必要興建豪華的殿宇，信徒最需要的是“正法”的教導，而不是藉名宏揚“人間佛教”，若專注於佛教經濟，推行慈善救濟的志業，與世俗並沒有兩樣。應該先把佛法的智慧深植人心，景氣恢復時，自然信徒會感恩而修建佛寺。

台灣的寺廟就像幾年前建築商“搶容積”一樣，已經超出了需求度，蓋得越大負擔越重，違章的情形也越多。每年大量的維持經費，將讓修行人苦惱，因而會耽誤修行的機會，如此苦果，歷史上早有了許多的實例與警告。

如果僅繼續玩弄“像法”的把戲，“末法”鍍金的佛教遲早會被信徒疏遠，而導致衰敗。由於連續多年的不景氣，信眾們已經沒有多餘的錢繼續佈施，造成信徒一直在躲避師父們。志業設定太大的大師們，開始充滿著下午三點半追錢的苦惱，為著月月龐大的水電費用奔波，這是一個可怕的警惕。因此，在佛教漢傳或南傳的國度，比較明智的帝王都曾經遏止濫建佛寺，要求先能弘揚“正法”，才能維持佛法的命脈。讀者大德們，您說呢？